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学与宗教学重点学科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研究丛书

【主编：迪木拉提·奥迈尔】

新疆蒙古族民间信仰与 社会田野调查

李媛 著

民族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学与宗教学重点学科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研究丛书

【主编：迪木拉提·奥迈尔】

新疆蒙古族民间信仰与 社会田野调查

李媛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蒙古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田野调查/迪木拉提,
李媛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

(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7-105-11283-8

I. ①新… II. ①迪…②李… III. ①蒙古族—信仰
—调查报告—新疆②蒙古族—社会发展—调查报告—新疆
IV. ①B933②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2782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张 华

封面设计: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s.com>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6.625

定 价:22.00元

ISBN 978-7-105-11283-8/B·482(汉19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 社会研究丛书》总序

迪木拉提·奥迈尔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自 1992 年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新疆少数民族原生型民间信仰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研究，始终注重人类学的方法并坚持田野调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田野资料，其中也包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拍摄和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以及大量的民间手抄文献。随着近年来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的急剧转型，一些传统文化成分渐渐被淡忘而面临失传或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资料越发显示出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理论界定以及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及其民间化问题等方面来说，学术界对民间信仰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如何划定民间信仰的界限是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关系到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的问题。民间信仰是一个源远流长且异常复杂的范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填补了后来传入的世界宗教所不能满足的人们精神和心理深处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中，它的作用功不可没。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中国社会每一次的动荡和变革中处处可见民间信仰的影子。改革开放以来，在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许多曾经被认为早已消失的民间信仰事象和习俗重新抬头并迅速蔓延开来。一方面，这可能是传统对现代化或全球化所做出的一种本

能的回应，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民间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传统的反弹。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学术界非常关注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同时也提倡采用一种“比较中性的语言”来讨论民间信仰及其行为。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地区，在历史上是东西方各种族、各民族、各种文化彼此交汇的圣地。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人类群体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又刻在了现在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的文化当中，这些民族的民间信仰就是这些历史印记的载体。我们知道，萨满信仰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原生型的民间信仰。在历史上，道教、儒教、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分别传入这些民族当中，并对这些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属于突厥语族民族的维吾尔族为例，历史上有过四次大的宗教改革，而伊斯兰教自9—10世纪传入以后，对维吾尔社会及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甚至在维吾尔人的社会中形成了察合台维吾尔书面语言，进而使维吾尔人使用已久的古回鹘文书写符号发生了彻底的变更。然而，它却未能彻底改变或驱除人们心灵深处的原生型民间信仰——萨满教，反而最终与萨满信仰达成妥协，互动的结果便是伊斯兰教在普及的同时，也完成了它在这些民族中的本土化进程，形成了当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突厥语诸民族的伊斯兰教。

2005年以来，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重大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心合作，对先前的资料和研究作了整理，并补充了大量新的田野调查资料，编辑出版了这套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和民族社会研究丛书。在田野调查、研究和整理过程中，我们坚持了这样三个原则和立场：（1）为了如实和客观、准确地搜集、记录、翻译所选民族原生型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我们邀请了这些民族的优秀学者来承担本民族卷的撰写任务；（2）我们坚持深入民间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并尽可能

地将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转写成国际音标，为更广泛的读者直接阅读和理解这些材料提供方便；（3）我们坚持用“比较中性的语言”来解释和分析这些民族民间信仰的观念和行为。

本套丛书涉及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丛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其中《无萨满时代的萨满——萨满国际会议论文集》是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于2004年在新疆组织召开的萨满文化国际研讨会和2005年组织召开的民间信仰国际研讨会上收集的论文。《突厥语诸民族萨满教研究》是一本有关萨满教研究理论与实践的专著。《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是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和德国波恩大学及慕尼黑大学在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赞助下，于2005年在上海组织召开的亚美古代文明中的文字与仪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收集的论文。《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是旨在介绍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理论的论文集。第二部分是研究报告，包括《新疆史前宗教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维吾尔族民间信仰与社会》、《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与社会》、《柯尔克孜族民间信仰与社会》、《蒙古族民间信仰与社会》、《锡伯族民间信仰与社会》、《塔吉克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第三部分是研究资料汇编，将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这些民族原生型民间信仰萨满教研究的成果，依照其内容汇编成书，在为我们自己进行研究提供资料的同时，也为学界同仁查阅提供方便，其中也包括我们所掌握的一些国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文章，是首次译成汉文的资料，主要包括：《维吾尔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柯尔克孜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蒙古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锡伯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满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达斡尔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研究资料汇编》。第四部分是关于这

些民族原生型民间信仰——萨满教的田野调查资料汇编，其中包括仪式的记录，场次和神本的转写、翻译，以及大量文献资料的撰写和翻译等，这部分材料的资料价值应该还是比较珍贵的。其中有些观点未必合适，但作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心得，仅仅是一管之见。此外，我们从自己和他人研究和调查的资料中搜集到一些有关民间信仰的词汇，汇编成《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研究词典》，也可以算做是我们为学界同仁提供的了解和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情况的工具。

这套丛书收录的论文，汇集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这能有益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此，我们谨向所有支持和理解我们工作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并真诚地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并进行合作和交流。

前 言

我国萨满教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开始，并在这一时期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材料。进入 21 世纪以后，关于蒙古族萨满教遗存情况已积累了不少资料，这一时期，找寻到一部分在民间隐姓埋名的萨满，发掘出更多的萨满教行为，特别是内蒙古科尔沁和蒙古国布里亚特蒙古的情况逐渐广为人知。然而有关 17 世纪至今的新疆或者说卫拉特蒙古萨满教的记录我们却几乎无处可寻，因此，在调查之前对于新疆蒙古族地区是否还有萨满教遗存我们并不清楚。新疆有不少蒙古学者认为，新疆蒙古已完全是喇嘛教徒了。因为 16 世纪中叶开始，喇嘛教是自西向东传入蒙古地区的，卫拉特蒙古应该比较早地接受了喇嘛教，并且喇嘛教一经传入卫拉特地区，上层贵族即表现出迎合的态度，特别是 1640 年卫拉特联盟制定了《卫拉特法典》，确立了喇嘛教的合法地位并使得萨满教非法化。在这种情况下萨满教是否还能留存下来，确实很难预料。然而我们从有关卡尔梅克人的资料中了解到，萨满教仍存在于这个留在国外的卫拉特蒙古人（土尔扈特部族）中。由此也可以推断，卫拉特人（土尔扈特及一部分和硕特部族）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居住的时候，应该受到过萨满教的影响。

经过调查发现，新疆蒙古族确实还有萨满教遗存。但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今天新疆蒙古人的萨满教遗迹更多地融入了喇嘛教

新疆蒙古族民间信仰与社会田野调查

和民俗中，从喇嘛教剥离出来的是萨满教的活动，而积淀于民俗中的是萨满教的观念。对此，笔者认为萨满教的遗存并不总以是否有萨满教的活动来体现，那些融入到人民生活的萨满教习俗和喇嘛教中萨满教的因素也是我们认识和再现新疆蒙古族萨满教的依据。

新疆有卫拉特、察哈尔、阿尔泰乌梁海等蒙古部支，其中卫拉特蒙古占绝大多数。因此，人们习惯上认为新疆蒙古就是卫拉特蒙古。目前，由东归后的土尔扈特和一部分和硕特以及准噶尔后裔、阿尔泰乌梁海人和后迁来的察哈尔蒙古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群体，它应该被称为新疆蒙古。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就是这个新的蒙古族群体的萨满教遗存情况。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没有对新疆蒙古族地区进行全面调查，只是先后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进行了几次或长或短时间的调查，同时借鉴了一些前人的资料。田野调查阶段主要采用了民族学的传统方法，即跟踪调查、非结构式访谈、观察与参与观察及网络调查等。

访谈分为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汪宁生先生曾将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分别比作“问答题”和“作文题”。作为非定量的调查，非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萨满的身世，特别是萨满入法过程等内容，主要采用了这种方式。

观察与参与观察是调查中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对萨满活动的考察中，主要采用了这种方法。

跟踪调查是贯穿整个调查过程的方法。笔者在对博尔塔拉地区的萨满调查时主要采用了此种方法，并获取了大量的材料。

网络调查法是对“网络分析法”的借用和延伸。“网络分析法”(Network Analysis)是由英国人类学家 A. L. 爱泼斯坦等创建的一种从个人活动出发看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的方法，曾广泛应用于社会分层、阶层、流动、迁移、族群认同、交换、合作等领域研究，后被都市人类学用来研究城乡关系、都市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这种方法既可用于宏观的研究，也可用于微观的研究。萨满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当代不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加之一些历史

原因，他们通常隐避于民间，但同时他们又是社会中的成员，必然与其他社会成员存在着联系，因此，笔者将“网络分析法”的思想引入本论文的研究中，并着重运用于寻找萨满的前期调查阶段，即通过与萨满有联系的社会成员，包括获得过萨满帮助的群众、萨满的亲戚或朋友等的介绍和提供的线索找寻萨满，再通过一个萨满获得其他萨满及萨满式人物的信息，由点到面展开一张调查信息网，网上的每个交叉点就是一个信息，这便是网络调查法的基本思路。

鉴于遗存调查的写作性质，对于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全书主要采用民族志式的描述手法并运用了萨满教学、宗教学和一般巫术等理论进行了浅显而简单的分析。

调查所收集到的新疆蒙古萨满教遗存与蒙古国和内蒙古丰富的萨满教遗产相比显得很单薄。一方面，由于对新疆蒙古族萨满教遗存的调查还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尚有诸多不足；另一方面，与学术界对卫拉特蒙古萨满教研究不够重视也不无关系，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卫拉特许多详知萨满教的老人和真正的大萨满相继去世，而“文化大革命”对萨满教的打击无疑也是致命的，在笔者访谈的数十位萨满和老人中，对萨满教的记忆从“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出现断层，许多详细的、珍贵的萨满文化遗产在“文化大革命”后所剩无几，而原来的那些记忆也随着老人们的逝去一去不复返。但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新疆蒙古萨满教遗存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供挖掘，尽管显得面目全非，但究其根本还有待更多学者的进一步调查研究。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编 萨满文化遗存	(1)
第一章 民族生态环境	(3)
第一节 人文环境	(3)
第二节 自然环境	(17)
第三节 宗教信仰	(23)
第二章 萨 满	(27)
第一节 萨满概述	(27)
第二节 萨满的职能与分工	(30)
第三节 萨满的选徒与授技	(35)
第四节 萨满的神器及扮相	(48)
第三章 萨满信仰	(51)
第一节 蒙古人的萨满教观念	(51)
第二节 萨满教的历史与现状	(67)
第三节 新疆蒙古萨满教信仰现状	(83)
第四章 萨满仪式	(88)

第一节	消灾祈福仪式	(88)
第二节	驱邪除秽仪式	(99)
第三节	治疗仪式	(107)
第四节	预言、占卜	(117)
第五章	萨满神歌	(122)
第二编	萨满访谈实录	(135)
附 录	萨满仪式图片	(185)



第一编

萨满文化遗存

第一章 民族生态环境

第一节 人文环境

一、历史综述

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主要是卫拉特人，此外，还有察哈尔和阿尔泰乌梁海等蒙古部支。学界习惯上把新疆的蒙古族称为西蒙古，多数情况下，西蒙古特指卫拉特蒙古人。目前，新疆境内的蒙古族共有 171747 人，主要分布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和硕、和静、焉耆、博湖等地，有 47808 人。另外，塔城地区的额敏、乌苏、和布克赛尔等地有蒙古族 29900 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精河、温泉等地有 27089 人，伊犁地区昭苏、特克斯、尼勒克等地有 25947 人，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清河等地有 5446 人，乌鲁木齐市有 8175 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吉木萨尔有 2401 人，克拉玛依有 2183 人，哈密地区的巴里坤有 1314 人。^①

^① 武星斗主编：《新疆年鉴·2005》，乌鲁木齐，新疆年鉴社，2005。

早期的卫拉特人居住在贝加尔东湖和色楞格河河谷、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的森林中。史籍记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前，卫拉特以“林中百姓斡亦剌惕（卫拉特）”出现，1207年，成吉思汗征服了斡亦剌惕、布里亚特、巴儿浑、兀尔速惕、合不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斯等部，使其成为黄金家族的属民，与孛儿只斤氏建立了联姻关系。北元时期，卫拉特开始兴起，至14世纪末15世纪中期空前强大，史称“瓦剌”，游牧于漠西，又被称为漠西蒙古。15世纪末期到16世纪，卫拉特与漠南蒙古几经征战，被迫西迁。西迁后卫拉特的地域“从阿勒泰、额尔齐斯河、伊施姆河往西到达伏尔加河，往南则达天山南北，直至青藏高原”^①。到了18世纪中叶后，国内卫拉特蒙古形成了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阿拉善及黑龙江富裕县的分布格局，即今天卫拉特蒙古人的分布格局。

“卫拉特”并不是蒙古的一个部落名称，而是部落联盟的称呼。早期卫拉特不断经历着分化组合，其组成比较复杂，在学界也没有较统一的界定。大致有绰罗斯、土尔扈特、和硕特为一卫拉特；土默特、辉特、巴图特为一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为一卫拉特；东蒙各部为一卫拉特，此称为前卫拉特。明末清初时形成了“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此明以来旧四卫拉特也”^②。17世纪初，卫拉特诸部之间发生大动乱，土尔扈特部及部分杜尔伯特、和硕特西迁伏尔加河一带，卫拉特主要由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辉特组成。自1771年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东归至今，新疆卫拉特蒙古由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厄鲁特等部构成。

（一）土尔扈特部

据史籍记载，土尔扈特源于克列特部。克列特又作“客列亦

^① 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4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② 同上，7页。

惕”，是12—13世纪蒙古高原的一个强大部落，其首领王罕曾协助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1203年被成吉思汗征服，与成吉思汗家族建立联姻关系，融入黄金家族，蒙古帝国覆灭后，脱离黄金家族，并一度强大。1628年，土尔扈特部因与准噶尔部不合，加之疲于卫拉特各部连年的争权之战，由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西迁至伏尔加河一带游牧，并建立土尔扈特汗国，维持了一百多年。后沙俄势力扩张，对土尔扈特的压迫日渐加深，为了摆脱沙俄的压迫和控制，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部踏上了东归之路，历经艰辛于1771年回归祖国，得到当时清廷的隆重接待和妥善安置。清廷将渥巴锡所领之部的旧土尔扈特划分为四盟，各设一盟长。南路由渥巴锡任盟长，安置于喀喇沙尔（今焉耆）的裕勒都斯草原，后迁到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置汗旗、中旗、巴荣旗（右旗）、准旗（左旗）4个旗，54个苏木。后来汗旗又直辖5个旗，每旗10个苏木。克烈旗辖大苏木、毛胡尔苏木、吉日嘎拉苏木、巴亚吉哈苏木、关其克苏木、德宁苏木、克什克腾苏木、大查腾苏木、小克烈苏木、满吉（丹金）苏木，现在主要分布在和静县的阿拉沟、焉耆县的布尔海和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山区。查腾旗辖库克苏木、查干满吉苏木、希日甫苏木、乌兰吉苏木、洪古尔苏木、达瓦苏木、耳德尼苏木、杜其德苏木、哈拉奴德苏木、嘎勒加德苏木，现在主要分布在巴音布鲁克的大珠勒图斯地界。巴荣旗辖布太苏木、巴音苏木、嘎海苏木、布音贺希格苏木、乌尔格吉夫苏木、其仁苏木、浩亚日苏木、巴格希苏木、道古尔苏木、苍加甫苏木、曾格苏木，现在分散在焉耆县希格新、和静县巴荣哈拉毛敦和大珠勒图斯等地。加布斯尔旗辖蒙古苏木、宝如苏木、嘎海苏木、宝杜尔苏木、沙金苏木、达瓦苏木、丹德尔苏木、桑加甫苏木、艾仁才苏木、查干苏木，现在主要分布在和静县奈门毛敦、黑尔古图、哈木胡勒图、剌泽等地。沙比纳尔旗辖巴克西沙比纳尔的布腾苏木、乌腾苏木、散扎布苏木、喇嘛沙比纳尔的夏拉苏木、格宁苏木、巴格日苏木、昂嘉思沙比纳尔苏木、格根沙比纳尔苏木、却进沙比纳尔苏木、宗喀